

# 问道子

## 孔子

WENDAOYU KONGZI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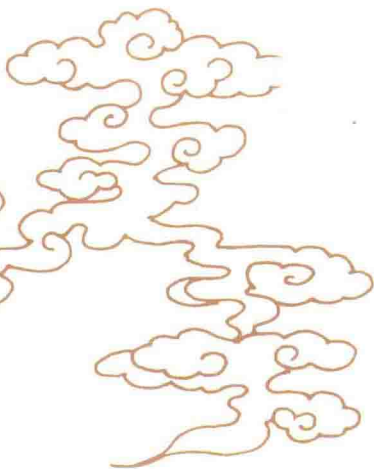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孙秀昌

著



人民  
出版  
社

# 问道子

## 孔子

WENDAOZIDU KONGZI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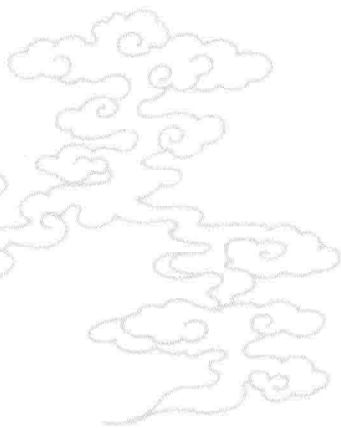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孙秀昌

著



人民  
出版  
社



责任编辑:崔继新  
助理编辑:魏 慧  
封面设计:肖 辉 孙文君  
版式设计:东昌文化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问道于孔子/孙秀昌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9

ISBN 978-7-01-016361-1

I. ①问… II. ①孙… III. ①孔丘(前 551-前 479)-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22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40085 号

## 问道于孔子

WENDAOU YU KONGZI

孙秀昌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9

字数:261 千字

ISBN 978-7-01-016361-1 定价:5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 自序

2006年7月初,我完成了对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生存美学的研究,恋恋不舍地离开三年读博期间不知洒下过多少汗水的中国人民大学校园,返回我读博前供职的河北师范大学,来到文学院文艺学教研室做了一名教师。当我怀着既困惑又期待的心情苦苦觅寻下一个值得以生命相托付的研究对象时,雅斯贝斯启示于我的“轴心时代”这一观照世界哲学史的智慧如一道闪电蓦然间照亮了我的心灵。于是,我便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的“轴心”人物——孔子。

其实,在此之前,我对孔子就有了一些了解,这些了解主要得益于我的导师黄克剑先生为中文系研究生讲授的一门名为“先秦诸子思想”的专业课。这门课我曾聆听过两次:一次是在2003年下半年,一次是在2004年下半年。正是在聆听这门课的过程中,我从黄先生那里学到了以雅斯贝斯所提供的“轴心时代”范畴来阐释中国“轴心”人物的研究视域,并学到了黄先生所倡导的“生命化”的研究方法以及用来评说中国“轴心”人物的“价值形而上学”这一理论底据。应该说,我在当时还谈不上与先秦诸子心有深契,不过显然已对他们的生命智慧产生心灵共感了。尤其令我感佩的是,这些先哲们敢于直面“礼崩乐坏”的文化颓境,纷纷以各自所信守的“道”为人们彻底走出这一文化颓境指点着迷津,其中孔子所信守的“仁”道与老子所信守的“自然”之道对中国人的心灵影响最深;二者之中,又以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最大。在听课之余,我时常将自己的一些心得撰成笔记,《“生命在场”与“临界处境”——由孔子哭颜渊兼谈良知哲人的生死观》一文就是在这些笔记

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该文最初发表于《邯郸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它也成为我真正走上学术之路后发表的第一篇有关孔子研究的论文。

在同孔子进行心灵对话的过程中,我愈发觉得,哲学研究固然要求研究者具有一种“小心求证”(胡适语)的科学精神,不过从根底处看哲学毕竟迥异于科学。如果说科学出自于好奇,那么哲学则源自于忧患,这一点在孔子的思想中表现得尤为显豁。孔子曾这样自白心迹:“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可以说,以“仁”立教的孔子是带着切己的生命体验与深重的忧患意识来反省“礼崩乐坏”的文化颓境的,用当下的话语来说,他是缘于对文化危机的忧患而在终极处为中华民族贞立一种人文教化的。不过,作为一位由忧患而反省、由反省而自觉担道的圣哲,孔子并未像某些文化相对主义者与虚无主义者那样一味解构传统与经典,而是将文化危机视为重构传统与经典的“临界处境”(雅斯贝斯语)与否定的导言。孔子自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这里所谓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并非一种泥古不化的复古主义态度,而是经由“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礼记·中庸》)的文化回眸与历史透视最终将那足以养润我们民族文化之灵根的“为仁”之道确立下来。在孔子看来,《诗》、《书》、《礼》、《乐》、《易》等古代文献之所以值得传习,正在于这些文献中载述了真切地体现在尧、舜、禹、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等先代圣哲言行中的那种“为仁”之道。这样一来,孔子借着文化回眸与历史透视,不仅将“为仁”之道确立了下来,而且将践行“为仁”之道的经典人物以及载述这些经典人物的善言善行的经典文献一并确立了下来;事实上,孔子通过这种“解构”与“建构”双向律动的生命智慧,最终也将自己成全为中国文化史上的“轴心”人物,那记载其善言善行的《论语》随之成为了一部恒放“仁”道光辉的经典文献。

可以说,直面20世纪以来日益深重的人类文化危机,借用黄克剑先生提出的“价值形而上学”、雅斯贝斯提出的“轴心时代”以及韦勒克、沃伦提出的“透视主义”等理论资源,重新回眸与透视中国的“轴心时代”与“轴心”人物,对我们走出当下的文化困境自是大有裨益的。为此,我在2006年上半年发表了《西方“后形而上学”之反思——兼谈“解构”与“建构”双向律动的人文变

奏》(《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在历史之畏中透视经典——对人类文化史中一种“去经典化”与“伪经典化”现象的反省》(《石家庄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这两篇文章虽说并不是专论孔子思想的,但在研究视域方面却与我近年来从事的孔子研究有着内在的关联。在此期间,我还专门就雅斯贝斯“轴心时代”观念的确切意味发表了两篇论文:一篇是《“唯一的结构”与“生存的历史性”——一种对雅斯贝斯“轴心时代”思想的阐释》(《河北学刊》2006年第1期);一篇是《“轴心”突破与“境界”自觉——一种对雅斯贝斯“轴心时代”思想的读解》(《哲学研究》2006年第1期)。2007年12月底,我在上述两篇文稿的基础上又增添了部分文字,撰成《“轴心时代”及其启示——一种对雅斯贝斯“轴心时代”观念的读解》一文,作为参加“信仰:危机与重建”学术研讨会的会议论文,会后刊载于黄克剑先生主编的《问道》2008年总第2辑。

由此说来,我所从事的孔子研究始终有着自己秉持的理论视域,我当初选择以孔子为研究对象自然也与时下的“孔子热”没有什么瓜葛。在我看来,真正的学术研究从不在热闹处。自2006年9月起,我给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开设了一门名为“先秦美学思想专题研究”的必修课,其中孔子的思想乃是课堂讲授的一个重点,这恰好为我再一次精心品读《论语》提供了绝佳的契机。然而,正当我怀着凝重而虔敬的心情与孔子进行涌自心灵深处的对话之际,一阵意料之外的聒噪声却闯入了我的心窗。某轰动一时的电视节目上哪里像是大学教授在讲《论语》,简直就是一位夸夸其谈的江湖郎中在叫卖惑人心志的“心灵鸡汤”。这种“心灵鸡汤”在贴上“孔子”这一标签后,不仅未能让人对沉重的现实处境产生反省的念头,反而让人在因着遗忘现实处境的真相而迷醉于现实幻象的过程中,丧失掉了超越现实处境的最后一丝冲动。在我看来,这位教授是把孔子的“为己”之“学”作为一种“为他”之“术”来讲解的。这种讲解所依托的乃是实用理性,所传达的乃是消费意识形态,所酿成的后果乃是世俗化孔子,所展示的舞台乃是大众传媒。

当时,我的好友钱振文博士正在石家庄广播电视局主办的《声屏之友》负责改版事宜,闲暇小聚,自然会谈起各自关切的事情。当他闻知我正在给研究

生讲《论语》，就说：“那就将你自己品读《论语》的心得写出来吧。我正筹划着把《声屏之友》改为文化类的周刊，到时候请你在上面开设一个专栏。”说心里话，我是怵头与大众传媒打交道的，这并不是说我不想与大众沟通，主要还是因着我早已不会写那种公共马车式的大众语言而不知如何与大众沟通的缘故。考虑到振文和我在这个闹剧化了的大众文化时代里仍都怀着启蒙大众的夙愿，我便说道：“那就试试吧。”于是，我结合平时的读书心得与授课体会撰写了一些文字，并为前景未卜的专栏取了这样一个名字：“读经问道。”之所以取这样一个名字，乃是受到了黄克剑先生正在筹办的一份名为《问道》的刊物的启发。黄先生在为该刊的创刊所撰的“告白”中写道：“这是一个被夸示为‘知识爆炸’的时代，忙不迭的人们对裂变中的‘信息’作财富折算时正被调动起持续亢奋的攫取欲。在牟利的缰绳把‘知识’牵给人、又把人牵给‘知识’的当下，我们从良知的渊默处开始‘问道’。”2006年12月12日，我在良知的渊默处“问道”的文字终于通过改版后的《声屏之友》第50期与读者见面了。本期刊物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我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回味“轴心时代”》，旨在申说开设“读经问道”这个专栏的衷曲和指归，带有导言的性质；一篇是《孔子：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老师》，旨在阐说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以及我们在当下重新回味孔子的重要性，以便为读者深入了悟孔子的生命智慧觅一可行的门径。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期的报纸上还刊登了北师大教授赵勇的《续写〈红楼梦〉这件事情很次要》以及赵勇教授指导的研究生撰写的《百家讲坛，坛坛都是好酒？》两文，这两篇文章占用了整整三个版的篇幅。报纸出版那天，我和振文都很兴奋，也都很忐忑。果不其然，第二天便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有读者给编辑部打电话，抱怨这期报纸故意让他们读不懂。又过了两三天，情势愈发变得严峻了：有读者直接找到编辑部，扬言要退订明年的报纸。我从振文的来电中感到了他正在承受着的压力。当下的读者乃是“上帝”，“上帝”若不订阅的话，报纸还能存活下去么？“读经问道”专栏就这样夭折了，她的夭折让我痛心地感到，大众读者其实是不需要思想的；然而，我也决不会为了取媚大众读者而让思想在众声喧哗的消费中沦为乡愿化了的谈资。

当然,我在心里还是有话要说的。2007年4月中旬,河北师大外国语学院约我给研究生和部分老师作了一次题为《生命·自由·责任——对中西文化史上几个核心话题的价值论阐释》的演讲。我在演讲中分别以俄底浦斯、贝多芬和孔子为例谈及人在同“命运”(“命”)的抗争与超越中所透显出来的人格的伟大。当讲到孔子时,我就当时某些学人在电视节目上试图借着大众化孔子的名义来世俗化乃至“术”化孔子的倾向顺便谈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在演讲结束后的交流环节中,有听者提出,当前电视台上热播的那类《论语》讲谈节目虽然不像大学课堂上所讲的这般严谨、艰深,但是它那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形式毕竟给更多的人了解孔子提供了一个平台,因此对这类节目在将孔子思想大众化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应给予充分的肯定。我就此回应道:“这类的电视节目让受到冷落许久的孔子再度曝光于大众面前,这诚然为更多的人了解孔子提供了某种契机,不过让更多的人了解孔子与让人们了解怎样的一个孔子终究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在我看来,让人们了解一个真正能够养润我们民族生命之灵根的孔子显然更为重要。倘若一定要像某些学人那样以世俗化乃至‘术’化孔子的方式向大众兜售迷惑心志的心灵鸡汤,我宁愿孔子暂时寂寞些,这样的寂寞无论对你我还是对我们这个饱经忧患的民族都算不上最糟糕的事。”

我是要向孔子“问道”的。在我的心目里,孔子对中国文化史乃至人类文化史的贡献,就在于他能够从“应然”(而非“实然”)的价值立场出发,为人提供了人之为人所当践行的“仁”道。可是,自近代以来,我们这个“礼仪之邦”对孔子所海示的“仁”道已遗落得太久太久了。当年,面对世人“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的时代精神处境,牟宗三先生曾在《时代与感受》一书中慨然写道:“我们这个时代的生命大体说来都与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脱了节,没有感应。”<sup>①</sup>而今,在这个点化人心的文化也渐愈变成产业的年代,人们竟可信口谈论孔子了。在我看来,这种情势其实同样“与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脱了节,没有感应”。如果说前者意味着一种时代的悲哀,那么后者同样意味着一种时

① 牟宗三著:《时代与感受》,鹅湖出版社1984年版,第230页。——作者



代的悲哀,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更令人心痛的悲哀。

然而,在这个消解神圣的超越之维盛行的时代里,像我这样的“不合时宜”的“问道”者注定是要咀嚼更多的悲哀的。我痛心地看着,与某些学人借着大众化的名义来世俗化乃至“术”化孔子的做法遥相呼应,当时的国内学界悄然间又出现了别一种令我不安的现象,即以科技理性为依托来喜剧化乃至“技”化孔子。我认为前者借以流布的舞台尚限于大众传媒,它对学界本身的影响并不算大;而后者却完全是以学术的面目出场的,它的影响显然已经弥散于学术内部了。于是,我自2010年6月上旬起临时搁置自己计划中的研究话题,选取当时颇为畅销且较具代表性的两部书(《丧家狗——我读〈论语〉》、《去圣乃得真孔子——〈论语〉纵横读》)作为商榷的对象,所撰成的文字中,后来有两篇分别以《去圣焉得真孔子?——兼与李零先生商榷(一)》、《“趣圣”乃得真孔子——兼与李零先生商榷(二)》为题名陆续发表于《博览群书》2010年第9期、第11期。<sup>①</sup>翻检这些并非我愿的商榷类文字,我时常反躬自问:学术研究本是学人自己的事,我又何苦非要打乱自己的研究计划甚或还要备受所谓“想出风头”之类的诟病而与学界同人如此这般锱铢必较呢?现在回想起来,借用孟子曾说过的一句话来摹状我当初的心境自是再恰当不过了:“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

从方法论上看,研究孔子思想的路主要有三条:以于丹教授为代表的那条入路可一言以蔽之为“术”,以李零教授为代表的那条入路可一言以蔽之为“技”,我所心仪的入路则可一言以蔽之为“学”。“学”的古义为“觉”(“觉悟”),同时含有“效”(“效法”)的意思,从这条入路渐次走进孔子思想的深处,我终于品出了儒门先师所致力“为己之学”的真味。这种“为己之学”既不屈从于实用理性,也不顺役于科技理性,它只在“学以致用”(《论语·子张》)的个体那里被当下而真切地体悟、默识与明证着。倘要寻索这种意味上

---

<sup>①</sup> 另有两篇撰成的文稿(《“丧家狗”抑或“芝兰”?——兼与李零先生商榷(三)》、《“纯知”与“良知”——兼与李零先生商榷(四)》)最终未能得以发表,不过我与《博览群书》的缘分还是不浅的,早在2008年,该刊就发表了《孔子被“抬”进奥运会断想》(《博览群书》2008年第10期)一文。

的“学”的依托之所在,这里勉可称其为“道德理性”;若借用康德的一个范畴,也可将其称为“实践理性”。

“问道”且“致道”的“为己之学”自然是不可诉诸巧智的。2009年至2010年,我所在的文艺学教研室需要为省级精品课“美学”重新编写一部教材,按照分工,其中的审美形态部分由我来负责撰写。我向来讨厌那类东拼西凑、杂糅众家式的教材,于是,我便结合自己平时的研究心得,对优美、崇高、悲剧、喜剧、丑与荒诞重新作了一番阐发,比如,在阐发崇高与悲剧的中国文化渊源时,我就直接追溯到了孔子那里。在我看来,中国的“崇高”意识萌动于先秦,先秦的“崇高”意识则诞生于孔子以其自求、自弘、自乐的“仁道”对“命”的超越过程之中;与此相应,中国的“悲”意识受到了周人的“正命”观的影响,而周人的“正命”观则是由弘大“仁道”的孔子奠定的,它自始至终涵贯着这样一种人文意趣:由肇源于“道”与“命”的张力的“正命”意识而生“怨”,由统摄于“道”的“怨”而导向一种“怨而不怒”的“中和”之境。“怨”是中国“怨剧”(或“冤剧”)的主题词。“怨”诚然是一种别有滋味的“悲”,但引发这种“悲”情的内在机制则是这样的:由“命”而生“怨”,由“怨”而到“和”。可以说,两周时代特别是由孔子奠定的“正命”观直接构塑了中国“悲”意识的特殊表现形态,此即:由“冤”而生“怨”,由“怨”而到“圆”。其中,“冤”体现的是中国人的“命”意识,“怨”体现的是中国人的“悲”意识,“圆”体现的是中国人的“和”意识。后来,我将上述思考撰成论文,分别以《大·仁·道·命——孔子时代“道”对“命”的穿透与“崇高”意识的诞生》、《两周时代“命”意识的特点及其对中国“悲”意识的影响》为题发表于《问道》2010年总第4辑、《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4期;其中第一篇文稿经删节后以《孔子时代“道”对“命”的超越与“崇高”意识的诞生》为题发表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直面孔子的生命智慧,委实是需要慢慢品悟的。随着人生阅历的不断丰富,我发现孔子穿越时空隧道向我传递的消息越来越多起来,我对孔子的理解也越来越丰赡起来。就这样,我一边在品悟《论语》的过程中让品悟中的孔子来提升我的生命,一边以被孔子提升着的生命来加深对《论语》的品悟,品悟《论语》在我这里也就变成了一个相互成全的过程。我曾有几次试着把自己

的心得撰成一部书稿,但是都未能遂愿,而且越到后来,我越发现自己只能走在品悟《论语》与仰望孔子的途中。颜回(颜渊)的下述一段感叹,可以说正道出了我当时的心境:“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矣。”(《论语·子罕》)缘于此,我撰写一部书稿的愿望也一直在延宕着,延宕着。2014年9月中旬,《石家庄日报》副刊部的李翠荣女士打来电话,告知从一位友人那里打听到了我的号码,打算请我在每两周一期的《品周刊》开设一个谈国学的专栏,专栏的名称为“品悟经典”,从10月15日起出第一期,为期一年。因着上次与《声屏之友》打交道的隐痛尚未痊愈,我便以时间太紧、平时教学任务太重为由推辞。可是李女士的态度很诚恳,告知在选题、语言风格等方面,一切都由我来做主。话说到这份上,我若再推辞的话,也就显得矫情了;况且,我在这个学期要给全校本科生开设一门名为“国学”的通识课,逼着自己把平时的研究心得写出来,也可提高授课的质量。于是,我答应了下来,并把品悟的对象聚焦在我所熟稔的《论语》上。我寄去的前两篇文稿分别题为《圣人有情》、《师生的范本》,其中前者旨在交代孔子的生命情调,后者旨在交代涌动于孔子与颜回间的精神之缘。这两篇文稿其实是上次在《声屏之友》开设“读经问道”专栏时未能发表出来的文字(当时仅出了一期);事实上,这次的“品悟经典”专栏就是八年前“读经问道”专栏的延续。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这次也是作了随时停笔的心理准备的。未料,专栏的出版一直颇为顺利,截至最后一期,总计发稿二十四篇<sup>①</sup>,除了上面提及的两篇文稿外,其余二十二篇分别为:《学而不厌》、《为己之学》、《博文约礼》是谈孔子之“学”的;《诲人不倦》、《有教无类(上)》、《有教无类(下)》、《范本教育(上)》、《范本教育(下)》是谈孔子之“教”的;《人能弘道(上)》、《人能弘道(下)》是谈孔子之“道”的;《仁者爱人(上)》、《仁者爱人(下)》、《仁者人也》、《为仁由己》是谈孔子之“仁”的;《义以为质》是谈孔子之“义”的;《绘事后素(上)》、《绘事后素(下)》是谈孔子之“礼”的;《知者不惑

<sup>①</sup> 另有一篇题为《直道而行》的备用稿,因时间原因未曾刊登。

《(上)》、《知者不惑(下)》是谈孔子之“知”(通“智”)的;《无信不立(上)》、《无信不立(下)》是谈孔子之“信”的;最后一篇《闻义而徙》算是“品悟经典”专栏的结束语,意在强调,品悟《论语》的指归在于让品悟者的生命能够从中得到润泽与迁化;否则的话,就会像程子当年所提醒的那样:“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

品悟《论语》的过程,对我来说也正是我的生命得以成长的过程。近一年来,我沉浸在《论语》所营造的精神氛围之中,有时一两日不得半句,有时半夜里竟突冒睿语;就这样,秋去秋来,弹指一挥。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我在谈孔子之“义”时原是以《义利之辨》为题名的,但是写着写着,竟一发不可收拾,篇幅越写越长,大约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最后写出了近三万言的文稿,重新取名为《孔子“义利之辨”发微》。这么长的文稿肯定是无法在“品悟经典”专栏发表的,于是,我将其分成两篇文稿,其中的一篇已刊载于《福建论坛》2015年第8期,另一篇即将刊载于《孔子研究》2016年第1期。

前面所谈的就是我这些年来向孔子“问道”的大致历程,倘从2005年发表第一篇有关孔子研究的那篇文章算起,迄今已有十个年头了。现将这十年来撰写的有关孔子研究的篇什辑成一部书稿,乍看起来似乎散逸无章,不过对我来说毕竟是有迹可循、内在相贯的。如果粗略归结一下的话,那么“文化危机”意识是我询问孔子的内在契机,“轴心时代”观念是我解读孔子思想的学术视域,“价值形而上学”是我同孔子进行心灵对话的理论底据,而我通过心灵对话所求教于孔子的,归根结底就是孔子为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所海示的“为仁”之道。这,也正是我为这部书稿取名为《问道于孔子》的缘故。

根据所辑文字的主旨,这部书稿略分为三辑:辑一为审问篇,辑二为慎思篇,辑三为明辨篇。“审问”、“慎思”、“明辨”这些篇名是借自《礼记·中庸》所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其中的“审问”乃意指详细地询问,这里赋予了细读文本的意味,亦即以自己尽可能健全的生命直面《论语》章句,借此谛听栖居在这些章句中的那颗健全而厚重的灵魂向我传递的消息。在“审问”这个篇名下,辑录了“读经问道”与“品悟经典”两个专栏中的全部文字,发表时分为上、下两部分的那些文稿,在这里均合并成了一篇;

“慎思”乃意指谨慎地思考,这里赋予了阐发微言大义的意味,希望这些含蕴着我的“前理解”的阐发能够在大端处契接孔子学说的本然宗趣。在“慎思”这个篇名下,辑录了《“生命在场”与“临界处境”——由孔子哭颜渊兼谈良知哲人的生死观》、《孔子“义利之辨”发微》、《大·仁·道·命——孔子时代“道”对“命”的穿透与“崇高”意识的诞生》、《两周时代“命”意识的特点及其对中国“悲”意识的影响》四篇文稿;“明辨”乃意指明确地分辨,这里赋予了辨别匡正的意味,同时也带有替孔子一辩的意味。在“明辨”这个篇名下,辑录了发表在《博览群书》上的三篇文稿(《孔子被抬进奥运会断想》、《去圣焉得真孔子?——兼与李零先生商榷(一)》、《趣圣乃得真孔子——兼与李零先生商榷(二)》)以及未能得以发表的《“丧家狗”抑或“芝兰”?——兼与李零先生商榷(三)》、《“纯知”与“良知”——兼与李零先生商榷(四)》两文。此外,附录部分除了辑录《西方“后形而上学”之反思——兼谈“解构”与“建构”双向律动的人文变奏》、《在历史之畏中透视经典——对人类文化史中一种“去经典化”与“伪经典化”现象的反省》、《“轴心时代”及其启示——一种对雅斯贝斯“轴心时代”观念的读解》之外,还收录了我阅读黄克剑先生的《〈论语〉解读》、《由“命”而“道”——先秦诸子十讲》而写的两篇书评,分别以《生命的谛听》、《叩问中国的“轴心时代”》为题发表于《孔子研究》2009年第5期、《南方都市报》2006年8月14日第B06版。上述文稿辑入本书时,我对原稿中的部分文字作了必要的修订。

反躬自问,目前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些文字并不是我所期待的一部书稿;我期待中的那部书稿应该有着更为精审的结构,更为缜密的运思。既然这部书稿即将交给历史评判,遗憾也只能留给我自己了。品悟《论语》乃是一生一世的事,也许,将来我会写一部题为《〈论语〉辨惑》的书以作补救,然而,那毕竟还是将来的事。面对历史,我固然需要有所承诺,不过我也不会轻率地承诺什么。

2009年10月,我在接受《燕赵晚报》记者李小白就当前的“国学热”对我进行的一次采访时说道:“‘国学’维系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生命,说到底它是一种‘为己之学’、‘成德之教’。这次国学的再度回归,更多地面对世界性的精

神危机这一文化处境,其核心话题聚焦于如何在信仰缺失的颓境下重觅心灵安顿之道。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人的生命智慧——特别是孔子开启的‘仁’道与老子开启的‘自然’之道,能够为人类走出精神危机提供终极的启示。因此,我们目前学国学的宗趣在于安心立命,而不在于让人掌握多少可资炫耀的知识与冷慧。”近年来,我其实无时不在询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因着“人将不仁”而“人将不人”的时代里,孔子如果还健在的话,那么他会说些什么呢?诚然,孔子具体会说些什么我是不得而知的,不过我始终怀有这样一个殷切的期待:我的这些心契于儒门先师的阐释或许正可与他穿越时空隧道而向世人传递的心声产生一种共鸣吧!

秀 昌

2015年10月15日于石家庄悟道斋

# 目 录

自 序 .....	1
-----------	---

## 辑一 审问篇

回味“轴心时代” .....	3
孔子: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老师 .....	5
圣人有情 .....	9
师生的范本 .....	11
学而不厌 .....	13
为己之学 .....	16
博文约礼 .....	19
诲人不倦 .....	22
有教无类 .....	25
范本教育 .....	29
人能弘道 .....	34
仁者爱人 .....	38
仁者人也 .....	43
为仁由己 .....	45
义以为质 .....	48

问道于孔子

绘事后素 .....	50
知者不惑 .....	54
无信不立 .....	59
直道而行 .....	64
闻义而徙 .....	67

## 辑二 慎思篇

“生命在场”与“临界处境” .....	73
——由孔子哭颜渊兼谈良知哲人的生死观	
孔子“义利之辨”发微 .....	80
大·仁·道·命 .....	112
——孔子时代“道”对“命”的穿透与“崇高”意识的诞生	
两周时代“命”意识的特点及其对中国“悲”意识的影响 .....	131

## 辑三 明辨篇

去圣焉得真孔子? .....	147
——兼与李零先生商榷(一)	
趣圣乃得真孔子 .....	156
——兼与李零先生商榷(二)	
“丧家狗”抑或“芝兰”? .....	168
——兼与李零先生商榷(三)	
“纯知”与“良知” .....	179
——兼与李零先生商榷(四)	
孔子被“抬”进奥运会断想 .....	191

## 附 录

西方“后形而上学”之反思 .....	199
--------------------	-----



——兼谈“解构”与“建构”双向律动的人文变奏	
在历史之畏中透视经典 .....	211
——对人类文化史中一种“去经典化”与“伪经典化”现象的反省	
生命的谛听 .....	226
——读黄克剑先生新著《〈论语〉解读》	
叩问中国的“轴心时代” .....	231
——读黄克剑先生《由“命”而“道”——先秦诸子十讲》	
“轴心时代”及其启示 .....	234
——一种对雅斯贝斯“轴心时代”观念的读解	
后 记 .....	280